

我與我的世界

曹聚仁著



未完成的自傳：



五育圖書文具公司

43.49

曹聚仁著

我與我的世界

——未完成的自傳

五育圖書文具公司

· 曹聚仁 著 ·

我與我的世界

出版發行：**三育圖書文具公司**

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G

San Yu Stationery & Publishing Co.

580G, Nathan Rd. Kowloon H. K.

印刷：**永生印刷公司**
九龍馬頭圍道232號

一九七三年三月版

定價港幣八元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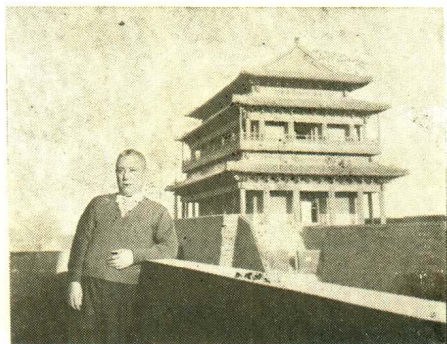


六十五歲於香港寓前 ↑



五十九歲於香港 →

五十八歲於北京 ↓



七十二歲於澳門鏡湖醫院 ←

· 作者遺影 ·

(封面：作者五十六歲和他的母親攝于南京)



作者的親屬：次子景行 妻鄧珂雲 長子景平（已故） 岳母鄧夫人 女兒曹雷

• 本公司出版 •

曹聚仁先生其他遺作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現代中國通鑑(甲編)····· | 7.50 |
| 萬里行記····· | 8.00 |
| 北行小語····· | 3.80 |
| 北行二語····· | 4.00 |
| 北行三語····· | 5.00 |
| 蔣百里評傳····· | 3.00 |
| 魯迅年譜····· | 6.00 |
| 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(甲)··· | 6.00 |
| 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(乙)··· | 12.00 |
| 秦淮感舊錄(第一集)····· | 6.50 |
| 秦淮感舊錄(第二集)····· | 6.50 |
| 浮過了生命海····· | 2.40 |

目次

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代序：談傳記文學 | 一 |
| 1 我的自剖 | 七 |
| 2 金華佬 | 一三 |
| 3 我的童年 | 一九 |
| 4 初試雲雨情 | 二五 |
| 5 己酉辛亥之間 | 三一 |
| 6 先父夢歧先生 | 三七 |
| 7 育才學園 | 四三 |
| 8 地盤動了 | 四九 |
| 9 浙東 | 五五 |
| 10 失望的旅行 | 六一 |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11 | 我的母親 | 六七 |
| 12 | 她的婆婆 | 七二 |
| 13 | 神道的黃昏 | 七八 |
| 14 | 父子之間 | 八四 |
| 15 | 時代的諷刺 | 九〇 |
| 16 | 永生的時代 | 九六 |
| 17 | 另外一羣人 | 一〇二 |
| 18 | 環繞蔣販的一羣人 | 一〇八 |
| 19 | 金華一年半 | 一一四 |
| 20 | 諸 侄 | 一二〇 |
| 21 | 志趣卑下 行爲惡劣 | 一二六 |
| 22 | 杭州初到 | 一三二 |
| 23 | 明遠樓前 | 一三八 |
| 24 | 我們的校長 | 一四四 |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25 | 後校長姜伯韓 | 一五〇 |
| 26 | 五四運動來了 | 一五六 |
| 27 | 前四金剛 | 一六二 |
| 28 | 我們的教師 | 一六七 |
| 29 | 一代政人沈仲九 | 一七三 |
| 30 | 衝前那一羣朋友 | 一七七 |
| 31 | 從夏丏尊先生說起 | 一八三 |
| 32 | 白屋詩人劉大白 | 一八七 |
| 33 | 霞底謳歌 | 一九四 |
| 34 | 杭州 | 二〇一 |
| 35 | 拾遺 | 二〇六 |
| 36 | 後四金剛 | 二一二 |
| 37 | 留經運動 | 二一八 |
| 38 | 一師的毒案 | 二二四 |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-|
| 39 | 湖 上 | 二二七 |
| 40 | 在上海生根 | 二三三 |
| 41 | 國學與國學概論 | 二三九 |
| 42 | 可殺的張鳳 | 二四五 |
| 43 | 書記翩翩潘伯鷹 | 二五一 |
| 44 | 詩人汪靜之 | 二五五 |
| 45 | 補說汪詩人 | 二六一 |
| 46 | 世說新語中人物 | 二六三 |
| 47 | 我做了教授 | 二六九 |
| 48 | 孤山文瀾閣 | 二七五 |
| 49 | 四庫全書 | 二八一 |
| 50 | 史學家楊人楩 | 二八三 |
| 51 | 上海甲記 | 二八九 |
| 52 | 情書一束的故事 | 二九五 |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53 | 藍布衫的故事····· | 三〇一 |
| 54 | 南社——新南社····· | 三〇七 |
| 55 | 小鳳葉楚倫····· | 三一三 |
| 56 | 插說一段話····· | 三一五 |
| 57 | 再挿一段話····· | 三二一 |
| 58 | 暨南前頁····· | 三二六 |
| 59 | 暨南中頁····· | 三三二 |
| 60 | 暨南後頁····· | 三三八 |
| | 校後記（佚人）····· | 三四三 |

代序：談傳記文學

近二十年間，我看過屬於傳記文學的專集，在五百種以上；當然並不嚴格地限於「傳記」或「自傳」，包括「回憶錄」、「懺悔錄」、「感想錄」、「隨筆」、「談話錄」、「旅行記」、「日記」、「書簡集」在內，見到了就看，當作現代史料看，頗有用處。三十五年前，由於政治關係，陳仲甫先生拘囚在南京地方法院，我就替他設法提供材料，寫起自傳來。他動筆寫了八章，局勢忽變，朝野合作抗戰，便恢復了自由，自傳便中停了。抗戰第二年，我還在漢口某里中，見了仲甫先生，他也頗有意寫下去，可是，他晚年住在江津那八年，並沒把自傳寫起來。坊間所見陳氏自傳依舊是開頭那麼一截子，我們總覺得不夠味似的。十多年前，我又會勸知堂老人寫回憶錄，這回總算勸成功了，全書有三十八萬字，完完整整地一份史料。於今，倒是變成別人勸來我寫回憶錄的日子了；過去大半個世紀，世變的劇烈，比過去三個四世紀還要多；而四五十年前，和我交遊的年輕朋友，如今，都和「天下興亡」有了密切的關係，值得用一條索子貫串起來。從我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來說，把第一手史料保留起來，也真的「匹夫有責」了。這是我決定談談過去經歷的主因。

寫「自傳」、「回憶錄」，也是過去二十年間潮起了的新風尚，一些叱咤風雲的人物，忽然如劉備那樣過着灌園種菜的生活，自有脾肉復生之歎。寫自傳，也是他們在立功既無望，立德更不成

之後，祇有在立言方面，力爭一席地的必然趨勢。且說國民革命軍北伐時，草山老人手下有一位大將，叫劉峙（經扶），他是江西吉安人。北伐完成後，便任河南省主席；到了抗日戰爭初期便任華北戰局的統帥，一直到內戰後期，徐澎會戰時期，他還是戰區司令長官。以他一生在軍政方面的歷經，至少可以和麥克阿瑟爭一日之短長。可是，他那本自傳，實在不高明，不獨枯窘得索然無味，真實性也很低。倒是另外一位偏將劉汝明將軍，他的生平並無赫赫之功；他的自傳，却寫得虎虎有生氣，在我所看過的五百多種傳記中，自是第一流作品而真實性也很高。劉汝明將軍，當然不會忘記和范長江兄吵嘴的事。（長江兄曾在大公報中刊過「劉汝明可殺」的專欄。）他的筆下，雖是諷刺了長江，倒也寫得頗有風度。這就更不容易了。

外交界人士的回憶錄，那位活到了九十歲的曹汝霖，他曾經是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，在中日外交中，他又是担当折衝工作的主角，他那部「一生之回憶」，實在糟透了。跟他有關的那一截事，寫得不盡不實，有些自己辯護的話，反而欲蓋彌彰。跟他毫無關係那一截，所記的都是道聽塗說的謠傳，不值一笑。他這部傳記的失敗，可以說和龔德柏先生的回憶錄一樣，失之於浮誇，顛倒了輕重。

在這兒，我並不想把別人寫的傳記，一一點起將來，加以甲乙，還附上了考語。我只憑記憶所及說說我的感想。汪公紀先生，他在「序波遂六十年」（胡光廬先生回憶錄）中說：「……「波遂六十年」，確能脫俗；近年來寫傳記之風大行，不管是聞人或非聞人，都喜歡把近代史和「我」發

生直接關係，不把「我」用放大鏡放成特大，幾乎無「我」就無「大事」，而發生的「大事」也就是「我」做的。「波逐六十年」並無此病，以客觀的立場，介紹了所聞所見，描叙了中國工業在千辛萬苦中的處境與進度，使讀者不能不欽佩他記憶力的奇強，分析事物的精細以及他對工業知識的淵博了。」這番話，他說得非常中肯；不獨指出胡先生的叙記恰如其分，也道破了曹汝霖、龔德柏他們的誇大狂的缺失，把自己吹得太過分，便顯得他們的醜陋可笑呢！

有一天傍晚，我過海到普慶去看戲，事先到對面街上去吃點東西，路過巷口一家書攤，擺着一部原刻本「三水梁士詒年譜」，那位女老板居然以十港元代價賣給我，我真是喜出望外。可是，帶回家一看，更是喜而不寐，這部傳記，實在編寫得太好了（葉恭綽先生主編）。時人形容美女的身裁說是該凸出地方凸出，該凹進地方凹進，這才富有誘惑力。這年譜的妙處正是如此。我們且看曹汝霖要把黃秋岳出賣江陰砲台的「謠傳」，寫入他的一生中去，豈不蠢得可笑？我和譽虎先生，相識而不十分知契，單看這部梁氏年譜，便悔當年不多去叨教了。十五年前，我初到北京，李微塵兄要我去訪問張國淦老人，那時老人病已垂危，不能見客。後來，讀了張氏的「辛亥革命史料」，覺得他的史筆，斷制得當，足為師法的。

近年間，台北出版的傳記文學（劉紹唐主編），每為朋友所稱道，傳記文學叢書，也頗多可誦之作（叢書中那本「什麼是傳記文學」，也正是我們所要討論的課題）。其中一種字數很多，連載得很久，便是章君毅先生執筆的杜月笙傳，共四大冊；他們斤斤自喜，以為了不得的著作，實在

不夠分量。國民黨的興亡，畢竟是草山老人的事，杜月笙只能算是渺不足道的配角。董顯光的蔣傳，三小冊，還抵不上杜傳的一半，單看這一點，已經輕重失宜。杜月笙有種種缺點，而其過人之處正在這些缺點；如今章氏把他的缺點都掩蓋起來，把他寫成一個聖人。我們試看太史公筆下的郭解，則章氏所寫的杜傳，只好拿去覆瓿了。

近二十年中，我所讀到的傳記，自以林崇鏞先生的林則徐傳爲首選，而沈亦雲夫人的「亦雲回憶」，從她的眼中，看到了她的丈夫黃膺白先生的奔赴艱危的經歷。筆下無誇大虛飾之辭，而黃氏的精神人格耀然紙上，這便不是如龔德柏輩所能企及的了。

當代三大傳記文學家：①英國的史特拉齊（G. L. Strachey, 1880—1932），我讀過他的維多利亞女王傳。②德國的盧德威克（E. Ludwig, 1881—1918），我讀過他的拿破侖傳和人之子（耶穌傳）。③法國的莫洛亞（Andre Maurois, 1885—1968），我幾乎讀過他所寫的各種傳記：雪萊傳、拜倫傳、狄士累利傳、伏爾泰傳，連「法國的崩潰」在內。盧德威克的作品夠分量，史特拉齊的作品夠紳士派頭，我却愛莫洛亞的活潑有生氣。這當然都是我個人的感受，他所寫的「人生五大問題」給我的影响和房龍的「人類的故事」不相上下。

一九五二年，莫洛亞應倫敦劍橋大學之請，担任克拉克基金會講席，發表了六篇有關傳記文學的論文。他曾說到史特拉齊的新傳記文學：「你把維多利亞時代的傳記看一看，再把史特拉齊的傳記看一看，就會發現那是兩種頗爲不同的傳記。特里衛連（Trevilian, 1838—1928 麥考萊傳作者）

或洛克哈特 (J.G.Lockhart 1794—1854 司各脫傳作者) 的作品，儘管其結構十分完善，祇不過是一篇文獻，而史特拉齊的作品却是一件藝術品。無疑地，史特拉齊同時還是一個正確的歷史家，可是，他有本領用一種完美的藝術形式來表達出他的資料，而這種形式在他是最關重要的東西。」

接着，莫洛亞說到現代傳記的特質：「這個時期的第一種特質，是學者們的理智的方法打進了心理學和倫理學的園地。二十世紀初期的青年，不論對於任何問題，都要自己去探討，並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的結果。年青的一代所特有的這種自由探討的精神，顯然對於小說家發生了深遠的影響；它對於歷史家和傳記家的影響，也同樣不小。」他又說：「一個現代的傳記作者，如果他是誠實的話，便不會容許自己這樣想：這是一位偉大的帝王，一位偉大的政治家，一位偉大的作家，在他的名字的周圍，已經建立着一個神話一般的傳說，我所想要敘述的就是這個傳說，而且僅僅是這個傳說。」他的想法應該是：「這是一個人。關於他，我擁有相當數量的文件和証據。我會試行畫出一幅真實的肖像。這幅肖像將會是怎麼樣子的呢？我不曉得。在我把它實際畫出之前，我也不想曉得。我準備接受對於這個人物的長時間思量 and 探討所向我顯示的任何結果，並且依據我所發現的新的事實加以改正。我們這個時代，對於真實的觀念，已經形成正確的想法。我們不會讓傳記作者由先入為主的觀念來左右他的判斷，我們要求他根據對於事實的觀察，來做出整個的敘述，然後再細心而不帶感情的做一番新的獨立的研討，藉以證實那些敘述的內容。」莫洛亞一直是「我所心向往之」的新傳記作者，這番話也正是我所要說的一番話。

6.5

100